



瓦尔特·波拉契克著

菲力浦·慕勒

——民族英雄

菲力浦·慕勒——民族英雄

〔德〕瓦尔特·波拉克

韩世钟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新华书店总经售

787×1092 1/32 4印张 1插页 6

1957年8月北京第1版 1957年8月北

印数1—7,000

统一书号: 10009 242

定价(6) 角四分

菲力浦·慕勒——民族英雄

瓦尔特·波拉契克著

韩世铨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7年·北京

內 容 提 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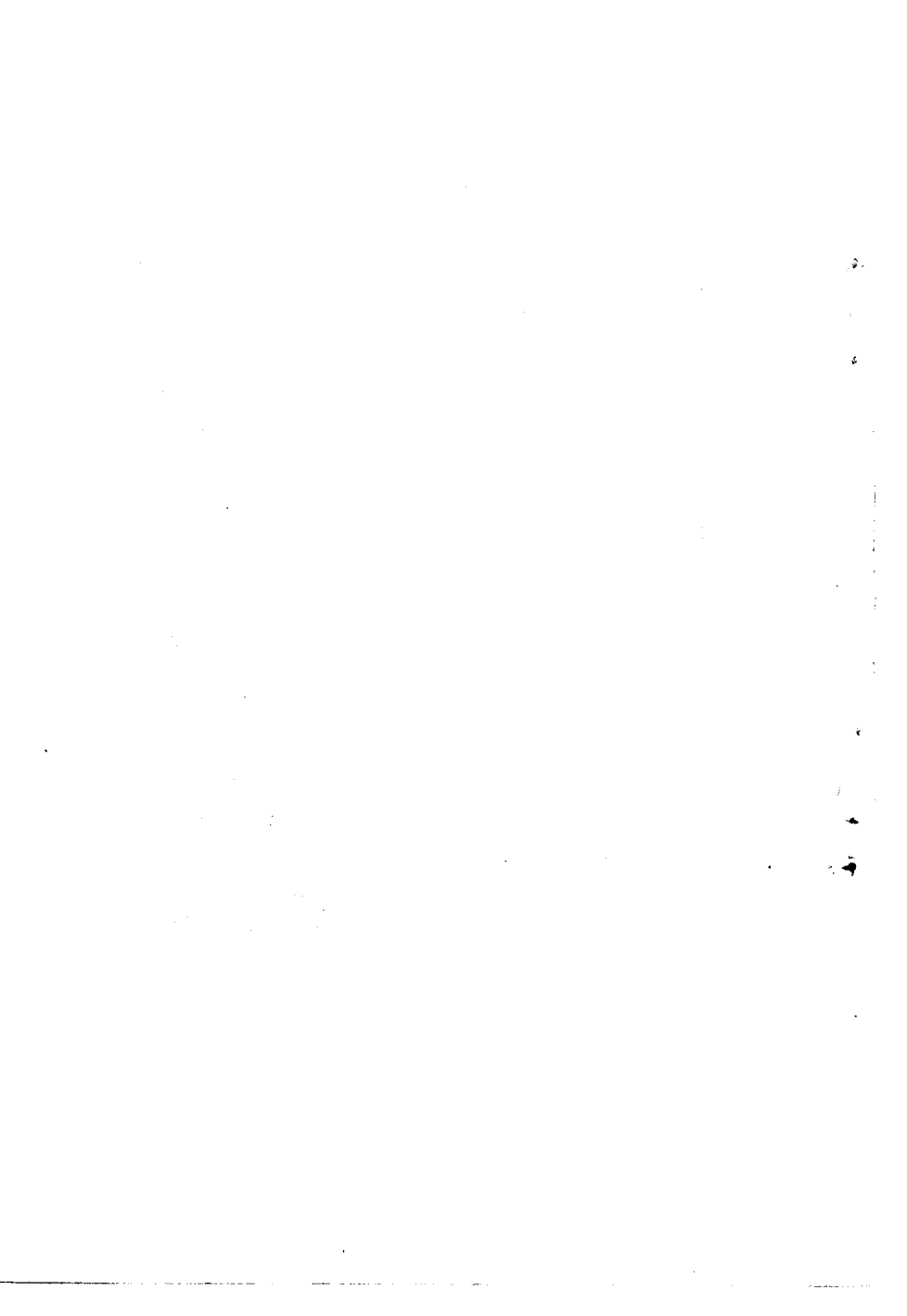
“菲力浦·慕勒——民族英雄”是一本描写真人真事的傳記小說。作者在本書里敘述了一个普通的西德青年——菲力浦·慕勒在党的教育下,在殘酷的斗争中成長的过程。为了德国的和平和統一,菲力浦·慕勒一直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一九五二年在反对“一般性条約”的斗争中,他被西德当局杀害了。但是,他永远活在德国青年的心中,德国青年把他看成是他們斗争的榜样。在本書里,作者通过一些生动的事例,反映了西德人民和青年的生活与斗争,反映了西德的黑暗統治和美帝国主义分裂德国的陰謀。

WALTHER POLLATSCHKE
PHILIPP MÜLLER
HELD DER NATION
VERLAG NGUES LEBEN

1954



BCHG2/1808



这是一个年轻的德国民族英雄的一生事迹，是两个开始共同生活的青年的故事。他们朝气蓬勃地愉快地迎接未来，手挽手地走向吸引他们的美丽的远景。虽然道路是崎岖难走的，但是他们还年轻，美好的未来离开他们并不远。不过在这条道路上到底潜伏着杀人的凶手。

在柏林的一个摆设简陋的房间里，一张白色的小床上躺着一个婴儿。他的一双明晃晃的小眼睛滴溜溜地望来望去，惊奇地想理解这个广阔的世界。要是有人俯身去看他，他圆圆的小脸上就会泛起快乐的笑容。这个小孩子已经没有了父亲，他的父亲在埃森被人枪杀了。

书内的故事讲到这个孩子小约阿希姆，讲到他的母亲奥特露德和他的父亲菲利浦·慕勒，同时也讲到历尽苦难的德国和它未来的彻底解放。

当一个十四岁的孩子初次踏进工厂工作的时候，他的心情將是怎样的呢？要是他一开始就当徒工，那么他的童年就算已經过去了。

这不是一个幸福的童年。当年幼的菲力浦脚还站不稳地在开始学走路的时候，街上就响起了納粹冲锋队的嘎啦嘎啦的脚步声。等他上了学校，初次握笔写字的时候，法西斯匪徒已經在世界上燃起了战火。貧困、破坏、空襲夜的恐怖、燃燒着的慕尼黑①的火焰、濃烟和飞揚的塵土，这就是他的童年。父亲是鉄路上的工作人員，他在菲力浦很小的时候，因为事故丧失了命，所以菲力浦对他的印象很淡漠。母亲挑着生活的重担，她只靠一点儿撫恤金来养活六个孩子。

菲力浦是慕尼黑人，年紀虽然有十四岁了，可是他还没有出过門，根本就没有出过巴伐利亞②的境界。他的生活差不多全在慕尼黑的近郊納奧度过的，他家住在人家所謂“鉄路工作人員殖民地”的貧民区里。住在这儿的人就象从同一个村里出来的，彼此从小就認識了。住宅的窗外是巨大的納奧鉄路檢修厂，人們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長大的。厂內有兩千

① 德国巴伐利亞州的首邑，在德国南部。

② 德国的州名。

多名工人，菲力浦家的鄰居差不多都有人在這個廠里工作。現在，菲力浦也進這個廠工作了。

1945年，這一州的生活很不好過，沒有住的也沒有吃的。一枚別針簡直就是一筆寶貴的財產。為了一磅馬鈴薯，人們可以付出最後的家當。

母親把一點兒食物分給六個孩子吃，可是誰也吃不飽，特別是這個長得很高大的十四歲的菲力浦。

菲力浦在這簡陋的貧民區里和光禿禿的工廠的高牆中間生活，是不是變得神經過敏、兩頰干癢、畏畏縮縮了呢？完全不是的，他是個強壯的小伙子，又活潑又健康，在廠內干起活來象生龍活虎，並且善於和他在一起工作的年輕人交朋友。有時候他免不了要跟人吵上一頓：菲力浦是個性情驕直的巴伐利亞人，要是有人胡說八道，那他就會狠狠地罵起來。不過，烏雲過去見青天，彼此很快就重又和好了。

他喜愛陽光，喜愛遼闊無邊的原野。他不喜歡呆在小房間里。每逢星期天，他喜歡到處去溜躑：在寬闊低濕的達奧^①沼澤，在草木豐茂的伊薩^②山谷——要是他身邊有車錢，也到陡峭的灰綠色的崇山峻嶺間去游玩。在夏天，他喜歡游泳；在冬天，他在白色的山坡上滑雪。

他敏捷的思想渴望着新事物和奇聞，他愉快的心情追逐着趣事和歡笑。

① 慕尼黑西北的一個小城名。

② 多瑙河的支流。

有一天，他到美国青年俱乐部去。那儿有巧克力、糖果和饼干，还有香蕉和橘子——各式各样的东西应有尽有。今天这些东西要是在别的地方，对他和象他这样的人来说是得不到的。俱乐部的大厅，宽敞明亮，厅内摆设着新式家具。这儿比他狭窄的家里，不知要漂亮多少倍。这儿有各式各样的有趣的玩意儿，还放映电影。他从影片上看到许多牧童骑在漂亮的马儿身上，神气活现；他自己也巴不得能够骑它一下。他竟高兴得拍起大腿来了。

他才十五岁，真象个把各种五彩石片当作宝石拾起来的天真无邪的小孩子。

当然，并不是俱乐部里的每一样东西他都喜欢的。比方说，那些到俱乐部里来的人，胡扯什么“喔开”、“排哀一排哀”，他就不喜欢。他们又象马戏团里的小丑那样，穿着短统卷袜、不长不短的裤子和花襯衫，结着花领带，据说这是“美国式的”装束，他也看不惯。嚼口香糖这玩意儿，他也不来，因为这玩意儿看起来好象牛嚼青草似的。

他们教他跳美国舞，他怎么也不干。后来他们逼他好久，他才勉强地去学一学。他们扭扭捏捏地跳给他看，要他照样在他们面前跳，结果他弄得满脸通红地跑掉了。

卡利和阿路易斯从厂里回家，一路上谈得很起劲。菲力浦也插到他们中间来了。

“那末，”阿路易斯开口了，“到伊萨山谷去吧。”

“你们要到伊萨山谷去吗？”菲力浦问道，“我和你们一起

去。”

“一起去？你这个美国小子。”阿路易斯做出一付輕蔑的神气。菲力浦憤慨地对他說：“別胡說了！我和你們一樣，也是巴伐利亞人！”

“不过，喝可口可乐，穿短統卷袜！”阿路易斯嘲笑菲力浦。看样子他們兩個人要打起架來了。卡利就劝解說：“走吧，阿路易斯，別譏笑人了！如果菲力浦愿意去，当然可以一起去。”

这是一个美丽的周末！小伙子們和姑娘們背着背袋，彈着吉他，沿着潺潺的小溪，朝着矗立在南方地平綫上的青山走去。他們在寂靜的樹叢中間搭起了篷帳。

誰如果跳下水去，就知道伊薩山谷的乳白色的旋渦冷得如冰一樣。先在急流中洗个澡，然后躺下来晒太阳，那是多么舒暢！可惜他們太年輕，太活潑，一刻也安靜不下來。一会儿男孩們和姑娘們做起游戏來，東奔西跑，歡呼狂叫。一会儿他們橫渡河面，从一块岩石上跳到另一块岩石上。他們甚至把拾柴生火，也当玩意見干。

太阳下山以后，他們圍着營火坐着，唱起了巴伐利亞古老的山歌，菲力浦也夾在中間拚命地唱。至于新歌，他就不会了。

“非这样不可！”他对卡利說。

“什么？”

“就是象你們剛才所唱的那樣——如同……

新的生活必須跟

这样的生活和时代不一样。



没有饥饿，没有贫困。

争取一切，新的生活才能很快到来！

“是的，我指的就是这支歌。”菲利浦说。“要是这样就好了——不过我们应该怎样干呢？这是个什么歌呵？你们从哪儿学来的？”

“这是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盟歌，”卡利说。“我们的自由德国青年联盟！”

自从参加这次郊游以后，菲利浦在美国青年俱乐部里就感到别扭。有一段时间他可能是盲从了——他年纪确实还轻，又生活在战后艰难的岁月里，一切新奇的事物，即使并不精采，也会引诱他的。

当时阿路易斯称他“美国小子”，这话真好比针一样，刺到了他的心里。他虽然不说什么，但是内心却受到了创伤。

阿路易斯说得很对。他根本就不应该去理睬美国青年俱乐部的男女青年们。本来名字叫雅各或约翰娜的，现在改叫约克和瓊恩了。这真是胡闹！还有，他们这些人的一举一动装成德克薩斯^①人的样子，一点没有巴伐利亚人的气息，这也是胡闹！我们又不是獼猴和鸚鵡呵！

这一切，他想得越多，美国青年俱乐部，他去得就越少了。

现在他也忽然想起来了。俱乐部里的美国负责人总是用尽心机地对一切德国的东西，加上“不优美”、“不摩登”的字

① 美国的一个州名。

眼。他們喜欢穿短統卷袜的男孩子和妖形怪狀的姑娘。

菲力浦开始寻思和观察这一切了。

有一次，一个从美国来的教授給俱乐部的青年們作报告。他說民族的时代已經过去了，現在應該是“欧洲”时代了。

菲力浦想，慢来。美国从什么时候和欧洲連在一起的？要是說民族的时代已經过去了，那么为什么只是對我們說而不对美国人說呢？

他越来越多地跟自由德国青年联盟里的朋友們在一起。他和这些人在一起，心里就觉得暢快。不久他也明白了这些青年的力量的源泉：因為他們是德国人，他們和自己的祖国、語言和歌曲是連在一起的。他們說的、想的正和工人們的一樣。他們前面有明确的目标。

巧克力的味道固然好，可是难道他只是为巧克力才去美国青年俱乐部的嗎？他也就此变成一个冒牌的美国人嗎？他真为自己害臊。

晚上菲力浦和卡利穿过冷清清的街道走回家去。街上十分靜寂，菲力浦也很沉默，他在回想許多事情。

那个晚上真有趣。他們引吭高歌，他們唱了阿尔卑斯山間的民歌和小調，还唱了一些菲力浦初次听到的新歌。接着热烈地談論了慕尼黑青年工作中的一些困难和成績。也談了青年們和整个西德人民的灾难。談到祖国的分裂、飢荒、美国和德国的靠軍火生意发财的人以及社会上的一切伤风敗俗的事情。最后又談了一些菲力浦从未想到的、和上面一切有

关系的事情。

也有几个朋友在討論亨斯的那本書。他們小組里面有五个人已經讀过這本書。書名叫“第七个十字架”，是一个名叫安娜·西格斯的女作家写的。菲力浦不知道這本書，不过他听了朋友們的討論以后，他恨不得馬上就讀一讀這本書。朋友們說，這本書的情节非常緊張，他們一拿起来，就想一口气看完，放不下手。書內談到几年前所发生的一些真实事情。他发起楞来，世界上会有这样的事嗎？他素来認為書內写的与实际生活一点儿也沒有关系。他希望看這本書，只要再等兩個朋友看过，就可以輪到他看了。

菲力浦就这样默不作声地走过夜晚的城郊的街道，腦袋里在想这些东西。

“你是不是还經常到美国青年俱乐部去？”

朋友的問話使他的神志恢复过来了，他几乎已經忘掉卡利在他身边。

“不，”菲力浦回答。“我再不上那儿去了。在你們这儿比较好——大家可以一起歌唱，也能学到些东西。”

“唉，在美国青年俱乐部里也能学到一些东西哟，”卡利挑逗他。

“要看学到点什么东西，”菲力浦回答。“我就是想知道，我們为什么要无条件地摹仿美国。”

“你想知道嗎？你真的想知道嗎？”

菲力浦不回答。是的，到底为了什么？他确实不知道呵。他試探着說：“也許……你是知道的。他們真太傲慢了，

这是肯定的……”

“不，”卡利反駁說，“不只是傲慢而已。他們后面的花樣經可多哩。他們在美國青年俱樂部里教你們什麼？——他們想叫你們覺得做一個德國人是可耻的。”

“呃，可耻……”

“可是你們却毫不在意！”

“是的，正是這樣。”

“他們想使你們認為美國是最理想的了，美國來的東西，不管什麼，總是对我們有益處的。”

“是的，確有這種想法。”

“你瞧，他們最希望把我們大家的頭腦弄糊塗——他們想在我們鼻子上穿環子，任意牽着我們跑。”

“說下去吧，卡利，他們想把我們牽到哪儿去？”

“你明白的，他們說他們反對過希特勒，為爭取民主進行過鬥爭，是嗎？”

“當然，他們是這樣說過的。他們一天到晚就是說這些。可是人家看穿了，他們根本不重視民主，他們關心的是自己的口袋——用幾根香煙就想換手表、皮大衣，還有旁的什麼，我也說不上來。”

“是的，他們不過是些小強盜，”卡利說。“大強盜們就不要手表、皮大衣了；他們要工廠、銀行和專利權。至於那些強盜頭子呢，他們就想把整個德國放进他們的口袋里。不單是德國——他們還想霸占世界上所有的國家。”

“你說，世界上所有國家會讓他們吞下去嗎？”

“所有的国家当然不可能——比方苏联就不可能。可是德国，情形就不同了——至少西德是不同的。也許你已經明白了为什么他們非常重視把德国人变成美国佬吧？你的鼻子上已經穿上了环子！你常去的那个美国青年俱乐部就是一个用环子穿鼻子的地方。”

菲力浦說不出話来。这种說法对他來說是很新奇的，弄得他心緒很乱。他得靜下来再作一番考虑。

“我到家了，”卡利說。“祝你路上平安！你再去好好地想一下吧！”

菲力浦把这番話考虑了一下，他再想到自由德国青年联盟里的朋友們和厂內同事們所說的話。他現在十七岁，他仿佛覺得現在才开始懂得思索。

1948年菲力浦·慕勒参加了自由德国青年联盟。他知道自己是屬於这个組織的。

他在铁路检修厂里已經工作了三年。学徒期限是已經滿了。可是他还在厂內工作。这情况非常特別。因为和他一起学习的徒工在滿师以后差不多立刻就被解雇。只有他，因为父亲在铁路上因事故丧命，才“准許”他留在厂內，这算是照顧他。

1948年夏天。菲力浦和兩個同事上街去。他們走兩三步路，就停下来張望玻璃櫥窗里的东西。这实在叫人不敢相信！昨天有些櫥窗摆的还是些沒人要的、蹺脚的烟灰缸和沒用的